

脉，通过人工繁殖增加它们的数量；第二，增进人类对动物的认识，尤其是行为学上的认识；第三，为公众提供自然教育。”花蚀说，“一个动物园，如果做不到这三点，是不配称为现代动物园的，也是无法面对自身的原罪的。”

据中国动物园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2022年会议透露，协会各协作区报告的动物园状况显示，疫情期间，动物园闭园管理时有发生，2022年上半年三分之一的动物园都采取过闭园措施，有的长达120天，很多动物园全年收入减少了50%-70%。这种情况下，是否会有更多动物园像青岛动物园那样去寻求出路？

青岛动物园之欲搬迁，甚至已经事实上在做搬迁行动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本身设施陈旧了。另据“齐鲁壹点”报道，青岛动物园或将搬往位于郊区的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，“青岛动物园搬迁后，原址保留熊猫馆，拆除全部围墙，全面向市民开放，作为太平山中央公园的一个功能区，与其他区域融为一体”。但文章开头提及的毛里求斯国礼亚达伯拉象龟将如何继续饲养？那些前往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的动物，和留在太平山中央公园的熊猫，各自的产权归属又如何

划分？如果未来野生动物世界经营发生障碍，或者产权发生转移，那从青岛动物园搬迁过去的这些动物又会如何辗转？

如果青岛动物园未来当真大部分搬迁，熊猫馆融入太平山中央公园，则起码留在太平山的这部分，已经不太与传统动物园类似了。但问题在于——与中央公园其他功能区混在一起经营的模式，是不是动物园的全新模式呢？

其实，这种模式早已有之。譬如上海动物园，其所在位置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座高尔夫球场，1953年辟建为文化公园，定名“西郊公园”。1954年，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上海，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献给毛主席的一头大象交给上海饲养展出，西郊公园这才向专业动物园方向演变。此前，上海的复兴公园、中山公园都长期附设有动物园，1964年，两座公园附设动物园的动物移交到西郊公园。当年，西郊公园正式成立动物医院，华南虎、金丝猴、黑叶猴繁殖成功；70年代，增建斑马房、金鱼廊、鸣禽馆、企鹅房、鸵鸟房、猩猩馆、河马馆。1980年，西郊公园才正式更名为上海动物园。

在花蚀看来，动物园还是在动物饲养、繁育方面体现专业性。“国内各大动物园中，当然有京沪两地这样专业性比较强的动物园，饲养员也比较专业，可我看到许多动物园的饲养员缺乏专业素养，园方给的工资待遇也很低。这样造成了恶性循环。”

总体上说，人们更多认可饲养员要向专业化发展，向发达国家动物园看齐，即饲养员是大多拥有本科甚至更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担任。至于国内动物园，也需要更多向京沪等地以及发达国家动物园学习，越来越专业化。

北京动物园饲养队技术员张恩权称，好的动物园会让游客在参观后获得的不仅是愉悦和知识，还有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并最终将所有的收获和感悟体现于日常行为的改善；这种行为的变化会减小对环境的压力，从而让人类和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都能长久地存活在地球上。“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动物园变得更好。”张恩权说。

哪怕在如今资讯发达的时代，我们能从网上查阅到动物长什么样，看纪录片了解许多内容，可来到真正优质的动物园，才能观察到类自然状态下的动物在干什么、怎么干，为什么要这么干。“只有把动物养好了，让它们觉得是生存在自己该生存的地方，它们才会愿意展现出自然行为，这个指标能告诉我们这个动物园好不好。”花蚀告诉记者，他曾经在清晨的山中听到一阵悠扬、清远，又不失婉转的声音，后来才知道是长臂猿雌雄搭配在对歌。他觉得，如果大家身边的动物园养着长臂猿，不妨一大清早去碰碰运气，看是否能听到这样的歌声……

左图：青岛动物园或将搬往位于郊区的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。

